

工會幹部讀本

國家企業工資制度 的幾個問題

蘇 羣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蘇聯文學叢書

特 索

列昂諾夫著
董秋斯譯

生活·書費·知新

三聯書店發行

蘇聯文學叢書

特 索

著者 列昂諾夫
譯者 董利斯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基本定價

十三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印刷者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版(滬)
導文印刷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弄12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16)(S2)0001—4000(P.458)

敘

我不是一個批評家，我也無意於「解釋」一個作家；我記得很清楚，當批評家們從事「解釋」我時，他們把我不會想到的意思和從未有過的行爲硬派給我。下面所說的一切，不過是一個老作家對於一個青年戰友（雖然是屬於另一代的）的一點意見。這既非責備，也非譽揚，只想說一說我怎樣看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罷了。

在繼承俄羅斯文學的任務（普希金、革里保耶追夫、戈果里、屠介涅夫、陀斯妥夫士基和托爾斯泰的任務）的現代蘇維埃作家的羣中，列昂諾夫是最傑出的一個。現在談他的才分的能力，還嫌太早——這種能力，正如一切別的，是因操演而發展的。例如寫作散漫無力的以至令人鄙笑的窮人的陀斯妥夫士基，沒有人能預先看出他竟能寫成辛辣的地下雜記，或創作加拉馬索夫兄弟們。托爾斯泰的童年也不能使人預先看出他有一天竟會創作戰爭與和平。

話雖如此，我已經覺得列昂諾夫的能力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進，從竊盜，從盜劫索特，他所跨越的距離是非常大的，由我看來，在我們舊俄羅斯文學中，這種迅速的顯著的發展是沒有前例的。這種

發展，由他現在以勇敢的確信來處理的主題的複雜性表明出來，由他的語調的日益和諧和風格的獨特性表明出來。他在風格的技巧上的發展是格外成功的，他所寫的每一新故事，每一新書，莫不愈來愈令人信服。盜有時還給我們一種字句累墜的印象——索特便是用交響樂的諧音寫成的了。

語言（真和偽的衣服），像行爲一樣，表現一個人的個性——列昂諾夫把加重的獨特的語態賦給他的每一人物。並非每一有才能的作家都能在這方面成功。從我們的語文的無盡寶藏中，列昂諾夫巧妙地揀選那些具有最動人的表現力和音樂魅力的字，除去它們中間一切冗贅的成分。由於藝術的精湛，他從不敘述，只是繪畫，像畫家用顏色那樣用字。他的風格中沒有陀斯妥夫士基的病態的火氣，這是許多人所不能避免的，這一種火氣時常使讀者覺得他的人物對話像受苦者的不斷的叫罵。在列昂諾夫的模型中，我們愈來愈常遇到托爾斯泰的有力的筆法，藉了這種筆法，托爾斯泰以很大的勞力成就他那非常輝煌的敘述可塑性。假如我們可以說，托爾斯泰「用鐵來鑄造他的書」——屠介涅夫用銅和銀來鑄造——那末列昂諾夫應當被看作作用很複雜的合金來鑄造了。在他的景物描寫中，時常含有特由切夫的「天然抒情詩」的意味；在他的人物摹畫上，我們可以覺出萊蒙托夫的散文的賤峻的正確性。一言以蔽之——列昂諾夫是從所有多蜜的花中採取他的蜜的一隻蜜蜂。

我十分誠意地以這樣高的標準來量列昂諾夫，十分誠意地把他列入我們古文學大家的隊伍中——

列昂尼德·列昂諾夫自身有着最高的權利使人不得不像這樣來認識他。

馬克西木·高爾基

價：2,100元

第一章

一頭鹿從小溪中飲水。小溪歌唱着從寂靜中馳過。一切含有喜悅，含有彷彿將實現的希望。張開腿站着，那頭張皇無措的鹿聽它自己的心臟。水滴從它那沾濕的長怯的嘴唇上落入小溪中，在水中作出動蕩不定的環紋。鹿突然離去，消失在樹林的微光中，像澗流中的一塊石頭。

一條通道一飲水處的秘徑必已為全體林中居民所周知；這一點從他們在小溪傍的足跡上可以看出來。從一株樹的後面，走過一個瘦削的小老人。在天空以外，在去年的黃色菖蒲以外，水面上現在反映出的一頂狗皮便帽，和一雙垂在袖子外的長得與身體不相稱的兩臂。受了激動的老人，張着鼻孔，靜聽那甦醒中的生命的震耳欲聾的嘈雜聲音。在傍晚最後一點鐘，樹林開始哼，吠，唱，一切生物都在奏自己的情歌。鶉鳥首先哀訴，在附近的沼澤（鳥類愛侶的隱身地）的什麼地方，鶉鳥急切地響應了。從夕陽環繞的高處，一隻鶉鳥向在大地的子宮中孕育着的犧牲號呼，一隻低訴的稚鳩向它那生冠

毛的伴侶懇求，一隻鸞鷲粗聲地叫，那最初的最纖細的星在沼澤上出現了。連這個老人也感到迷人的春意偷偷地襲來，當一絲含有硫黃氣的微風飄入他的鼻孔時，連他也要同發狂的鳥類跳舞和顛動了。他噴鼻，蹙額，徐徐地退入陰暗中。現在，在小溪附近，立有一叢枯乾的矮杜松；連最熱情的春天也不能使它甦醒過來了。

樹林變得可厭了，情歌隊靜止了，只有一些已經感到四月的溫暖的無憂無慮的林中小丘上懶懶地移動。面對一種未有前例的災難，它們陷入一種緊張狀態中，有的用角阻住進口，有的即刻仰臥下來，準備決一死戰。一團深紅色的有關節的雲插入它們那圓而小的世界，它們想把它拉到它們那嚴正的法官前受懲罰，但辦不到。雖然這一隻手的動作不過出於遊戲，直到發散到它們身上的那可厭的熱度消失以後，它們還未恢復平靜呢。——烏伐捷夫把他的手指從蟻塚中拔出，然後用鼻子來嗅：手指上發出螞蟻的辛辣的汗味。

「快走，快走……」他對路旁的旅伴們喊道。

「一條車轍現出來了！」車夫欣然地回答道，在車前的座位上摸索着賸餘的繩頭。一切使他那老年的恬靜感覺趣味；使愉快的懶惰成爲一種義務的那下作的輓泥，作爲抵禦人世煩惱的堅甲的那蔚藍的天空，以及，最後的但並非不重要的，這些不知來處和去處的不變換的乘客。——這道路呵！……一個文明人在這樣的路上會像市集的狗一般迷失方向——但他那毛臉上却滿帶笑容，並且，由他說話的熱情來判斷，對於這波濤起伏的故鄉的泥土，他是十分滿意的。

車子在隱在水下的洞穴上跳躍，鞭子纏在樹枝上。蘇珊妮覺得，那匹憂鬱的馬在無限地延伸，它的前一部分在馳向什麼地方，變成絕對非實體的東西，至於那製造粗劣的有輪子的玩意兒——通常以俄國農民的車子著稱——却永遠停在一個地方。向藍色的薄暗中進行着，烏伐捷夫沈思地咀嚼他從一株路旁的鼠李上摘下的嫩芽。這芬香的含有刺激性的苦味在他的舌頭上停留很久。「春天，」他很快地想道，「一團不同的感情和一種靈魂中的騷動……」於是在想像中他用拳頭恐嚇它。對於這使道路失去體面的在溪流中發出嘎音的放蕩女子，他沒有好感；總之，對於壓在他的理智的平滑表面下的一切東西，他都沒有好感，並且，假如在他的記憶中，還賡有岸旁點綴有蒲公英的細流，他便爲他這最胡鬧的伴從感到羞慚。因此樹林對於這三個人類幸福建設者的到來，並沒有表示歡迎。黑暗愈來愈濃厚，爲他們所驚擾的密秘現在鼓舞不起任何生命的迹象，道路時時隱沒，雖然新墾地的乾草堆時時誘人上當，却没有溫暖的人家在望。像一個穿黑法衣的僧人一般憂鬱，黃昏來到路上了。

從倦得睜不開的眼中，烏伐捷夫向黑暗中凝視，一種愚蠢的混淆捉住他的想像。顫抖的樹互相擁抱，在它們那巨人一般的偎依中取暖。林地主人的小黑眼睛在矮林上閃動。寒冷遲滯地移上他的衣袖，於是烏伐捷夫慢慢地想起，他右邊的女子應當完全凍僵了。她那秀美的明晰的輪廓在一頂男人的帽簷下隱約可見；她的長筒靴子被污泥濺到膝蓋。他一想到，他命中註定要同她和幾十個類似她的人們共同從事一種偉大的工作，他便感到懊惱。一個女人的接近使他發怒，他不肯相信這也是春天的力量。

「你想喝一點燒酒嗎，同志？」

她轉過身來，幾乎爲他這關照吃驚。

「多謝，烏伐捷夫，我不喝燒酒。」

「那末，當你濕透了的時候，你喝什麼呢？」

「我只喝牛奶……」

她笑了——並非第一次，他却想把他那笨重的舌頭吞下去。隨後伐伏洛夫，那工程師，車中第三個乘客，在後面活動起來；他開始用華麗的詞句滔滔不斷地談論那幾乎像他們一樣用了鞭子和無數木樁排乾俄羅斯那無邊的沼澤的彼得*。「你錯了，你錯了，」烏伐捷夫想要叫道，「你的彼得是一個手工業家，他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又覺得他的舌頭像一片氈鞋底，黏在口中，不能說笑話。時間照這樣過下去，當時驚奇伐伏洛夫的口才的，只有機械地向黑暗中伸着鞭子的車夫了。

車輪在車轍中潑刺得更單調了，光線從路旁的積水上褪去；右邊的軸針緊張得尖叫，原始的冰冷的潮濕氣味和煩熱的馬的氣味衝入鼻中。樹叢睡去了，被方才的戀愛激動弄得疲倦了。森林中的夜色神秘地流動，彷彿一道逆流中的燈心草，樹枝子沿着它的流動俯了下來。睡眠的傳染愈來愈深。天翻地覆了，一切在脚下落落了。伏在他那沾濕的膝蓋上，烏伐捷夫瞌睡下去；但連他夜間的夢想也總屬於同一形象。……

*指彼得大帝。——譯者註。

沿着索特單調的水面，發出漂浮的木料的動亂聲和嘈雜聲，相隔不遠，一座一座的工廠建築物像畸形的結晶體一般閃光；在那裏，在六個龐大的黑色卵形物中，在平息下來的狂亂的寂靜中，纖維質緩緩地產生出來。帶牙齒的調帶從河裏移動出來，把它們每一分鐘的捕獲物拖到岸上來；當起重機把它們那濕漉漉的俘虜們堆成暗黑的小山時，它們悲哀地唱歌了；烏伐捷夫加倍喜愛的是那些鋼製的準確的臂。他伊凡·阿布拉米契·烏伐捷夫自己，正在悶熱的北方壞天氣中走過工廠的院子；他的孤獨使他疲倦，也使他喜歡。布拉果和蘇珊妮的父親列尼，邁着像龐大的機器一般的醒時不可能的步子，迎面而來；他們爲了什麼事大笑，從他們那可怕的身體的高處用長的手指指他。他把頭向後仰到頸部作痛，一片冰冷的霜落在他那露出的咽喉上。「快，快，同志們，你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呀！」他向上喊道，想用眼睛讀出他們內心的思想。「Tin-tin……」他們粗暴地毫無意義地回答道，使得烏伐捷夫感到緊張的驚慌。他們又走下去了，他們的靴子像他的出生地造紙廠的石轆子一般匆匆地行過。「Tin-tin！」布拉果用單調的聲音說道，一面轉動着他那像雞蛋殼一般旋轉的眼白，列尼用粗率的倨傲的牛鳴一般的聲音附和他。「Tin-tin……」烏伐捷夫以突發的狂熱喊道，以他自己的方式瞭解這已經開始的遊戲的意義，「Tin-tin！」現在，藉了夢中的奇蹟，他竟走在他們前頭，對那不知怎樣已經輕輕而有力地離地而起的最近的起重機以目示意；於是那機器懂得了。……隨後那夢的脆弱的外膜炸碎了，一個寒戰把烏伐捷夫帶回現實中來。

車子停在一片狹隘的新墾地中央，地上有一個黑色的乾草堆，看樣子像一個僧人的高頭巾。那些

星已經消失了，彷彿那同一放蕩的女人把它們傾入一個口袋裏，然後坐在口袋上面。道路不見了，春天伏在腳下的草中，在這初醒的時刻，無法分別一切發生在什麼年代。樅樹和夜。相去不遠，蘇珊妮，用男人一般的聲音，在對車夫演講，車夫同時在為他的馬拖下大抱大抱的乾草。烏伐捷夫搖擺不定地走近車夫；夢中的強烈印象依然蒙蔽了現實。

這一次那農民對於這不得已的停止並未感到快樂。

「喂，這匹老馬剛離開大路。」

「當時你在什麼地方啦，「Tin-tin」？」

「在與你相同的地方：在夢裏捉魚呀。」

在烏伐捷夫的內心，憤怒與瞋睡爭戰了一些時候。

「不要開玩笑，潘帖力。是我僱你，並非你僱我，趕車去馬加里哈。現在去找路，你這魔鬼的掌

鞭的！」

那個鄉下人是非常靜默的，隨後突然間，未顧慮到他的財產，把帽子拍地一聲拋在地上。

「喂，同志們，我們夜裏得停車。我們不能向前趕了：那一位會把我們帶錯了路呢！我們有一個後生試過一次，正像這樣：他往下看，下面沒有車輪……」

烏伐捷夫一跳便跳上車夫的座位。

「……替我問候你的孩子們，潘帖力，」他摸索下垂的繩繩。

捉着馬勒，幾乎是哭着，那個鄉下人把車子領進夜森林的極端黑暗中。碰擊牙齒的一串一串的冰冷的水花，從車輪底下濺了起來。馬一面噴氣，一面躲避那人眼看不見的東西。出去找路的伐伏洛夫失了下落；他們喊他，但他沒有應聲。沒有火柴，因為伐伏洛夫是唯一吸菸的人，至於烏伐捷夫，已經一連嚙了五天戒菸了。沒有風，沒有天空，沒有指路的星，只有在樅樹頂上的什麼地方低訴的嚴刺的四月。車子又向着黑暗前進了；伸開兩臂，烏伐捷夫在墨一般的黑暗中摸索，一開始竟看不出摺帖力的沾濕的毛頰。

「……把我的上衣翻過來吧。我們有一種規矩：假如一個人迷了路，他必須把上衣翻過來。他們在走呢……看，看，看他走！嘿，誰在那裏……？」那鄉下人悲哀地叫道，像蒙起眼睛一般扭動他的頭。

「不要叫，在夜間這時刻有誰在樹林子裏呢？」

「他們無所不在。你想他們在哪裏——他們便在那裏走。彼阿珂夫，來自我們的地方，像這樣擱了淺，有兩天兩夜沒有路，沒有希望。在他流浪的末尾，他出來了，出於偶然，在林中一片空地上，他看見——一個穿着盔甲的人，坐在一個樹幹上，正在穿他的級木鞋子。於是他立即知道，這是涅夫

斯基·亞歷山德*……」

*十三世紀善戰的賢明的諸侯。本應讀作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此處，在無知的農民的口中，名姓顛倒過來了。——譯者註。

「一個逃犯，也許……」烏伐捷夫哼道，從眼角上張望着，他已經幻想他看見一個人的赤裸的粗腿從一株樹後伸出來。

「不，他的庵舍就在附近——所以他出來散步。……那，彼阿珂夫也是一個軍人，他走向他去，鞠了一躬——喂，先生，路在哪裏？於是那個穿盔甲的人站起來，一拳打中他的眉心！於是他的兩手和兩腿和一切別的都豎起來了，彼阿珂夫呀。他是從耶帕來的，你知道，那個聖人不喜歡他的耶帕氣味。……」

拉下皮帽的邊簷，沈思的烏伐捷夫嚼一個糖錠。

「你已經挖出幾個小孩子來啦，你這個話口袋？」

「我們希望在和解節*生第四個。」

「好，他們都要變成傻瓜；所有你的種子必然是一些昏蛋。向前趕，你這妖怪！……」

不過，他自己呢，却在前面步行，小心地，出其不意地，去捉那條使人生氣的腿。但那條腿是狡猾的，它既不蠕動，也不逃避，它等待這襲擊，於是烏伐捷夫捉到一條黏滑的新削的樹幹。他的兩手急忙地把黑暗爬開。一道建立在河岸上的不合現時習慣的木籬笆把樹林的中心圍起來。透過木柵的縫子，一道微弱的燈光在閃爍，時時為一條樹枝遮暗。春天已經撤開它的獵犬：風，輕輕地嗚咽着，在嗅雪。迷路的車子在突出的樹根上震響，車軸挂在樹幹上。新墾地斜向下方去，伐伏洛夫在這裏出現

* Intercession Day——天主教的一個節日。——譯者註。

了；他徒然地想點一支菸捲：濕菸葉不肯着火。在火柴短短的光中，像一個妖怪一般，突然現出一個歪斜的木十字架。在伐伏洛夫衣袋內的地圖上，這個秘密的庵舍是沒有標誌的。

兩個人用靴子向門上亂踢。一些時候過去了；沒有一聲叫喊，沒有一隻狗吠，連門那邊遲緩的腳步一開始也不能從四月的嘈雜聲中分別出來。隨後，在一個小四方孔的框子裏，截至肩頭高，現出一隻拿燈的手，在那後面，露出一個裹在頭巾裏的蓬鬆的紅蘿蔔色的頭。雙方互相注視。潘帖力裝模作樣地畫了十字，然後向燈光鞠躬。

「你們敲門作什麼？……你們是搶劫的還是被搶劫的？」那個麻子臉的僧人粗暴地叫道。一個女人的出現，使他吃驚，也使他魯莽起來：「我們所有的東西還不够餵我們自己的跳蚤呢！」

「開門，我們是工程師，」伐伏洛夫用一種陰鬱的聲音說道，一面用手指叩他的制服帽。

燈籠動搖了，全部宇宙開始隨着動搖了。

「對不起，首先我應當請院主祝福。……」

孔門砰地一聲落下來了，又是春天的憂鬱和響亮的滴流。糖錠在烏伐捷夫口中發出廉價的氣味，黏在牙上；偷偷地，一隻眼望着蘇珊妮，他用指甲把糖錠刮下來。門敞開了；一個駝背的人影，在僧衣外面套着一件襤褸的皮短衣，向來客深深地鞠躬。現在不再是魯莽，只是悲哀，那饑餓的神聖的火焰在燈籠中閃爍。

「因了我們爲衆教父的禱告……施慈悲給我們吧！」他徒然地等待阿門* 的回答，於是那個紅蘿

葡色的僧人憤怒地揮舞燈籠；但那第一個人用一種發號施令的姿式把他推開，然後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爲他的晚輩的愚蠢道歉。「在找道路嗎？」

「我們正在向馬加里哈游泳呢，公民院主，」烏伐捷夫解釋道。

「院主在作夜半彌撒呢……馬加里哈在那邊，河那邊。但近來的冰是危險的：滿布裂縫和池塘。你們一定要在這裏等開河。……」他側起眼來凝視蘇珊妮，使人避免壞天氣的心願，顯然克服了他內心不准女人入修道院的先聖戒律。「進來吧，在上帝的住宅，一律受歡迎。……」拉開吱吱響的半扇門，他向播帖力作了一個把車子帶進來的姿式。

浸水的建築物發出濕木頭和衝鼻的春季肥料的氣息。風在小鐘樓上用一種銅器的聲音尖叫。架起的板子從泥濘上通過。修道室中酸臭的溫暖，因了愈來愈大的風而愈來愈適意。

「你們這裏是墓穴一般寂靜，老爹，」烏伐捷夫開始說道。

「墓穴對於一個僧人是相宜的呵，」那個老人應聲道，又鞠了一躬，使他的客人感覺不安。

「不要鞠躬，我不是一個警察呀……我不喜歡這樣。」

「我並非對您鞠躬，乃是對那製造您的原型*鞠躬呵！」

烏伐捷夫想同他激烈地徹底地辯論一番，但那扇門開向溫暖和昏沈——他那疲倦的手刷順的伸向

* Amen——禱告的收尾語，意爲「心願如此」。——譯者註。

* 舊約創世記上說，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樣子造人。——譯者註。

門柄去。紅蘿蔔色的僧人請客人先進去。門關上了，像一頁看完的書，春天的嘈雜又在四周包圍
來。

二

漆黑的樹林由地面上達天空，在天空中的是夜。一把眼不能見的杓子橫在天上；杓子傾側過來；把睡眠、靜止、寂默傾注在地面上。世界睡了，沒有人關心住在那矮而長的草舍中的蒙昧的農民。有過一個時期，樹林用夜鶯流利的歌聲歡迎春天那猖狂的襲來，但現在密葉的幼樹長成了，強大的松樹聳出它們之上，別種的夢停留在它們那含有智慧的憂鬱的頂子裏。在那些旺盛的青春的日子，後來爲蛇咬死的米列提，和名字含有圓柳條筐的意義的斯比里頓在這地方相遇。這地方未經人接觸的貞潔使遁世的他們着了迷，於是他們成爲這北方提比斯*的開創者。

在我們這陌生的大地上，無物可以縈心的各式各樣的人們，像溪水流向一個天然湖一般，流向他們來。這些溪流匯合起來，形成一道平靜的憂鬱的河；它的源頭迷失在人類的渣滓中，它的口緊接那寬大的藍杯，多少世紀來，軟弱的人類從那裏解渴。他們生活在貧乏中，他們生活在饑餓中；他們製造焦油，爲了他們的靈魂的好處賣蜂蜜，因爲一個僧人不作一個養蜂的人乃是可恥的，經過許多冗長

* Thebes——希臘古地名，許多神話的發源地。——譯者註。